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美] 约翰·迪利 著

John Deely

周劲松 译



当代符号学译丛 主编：赵毅衡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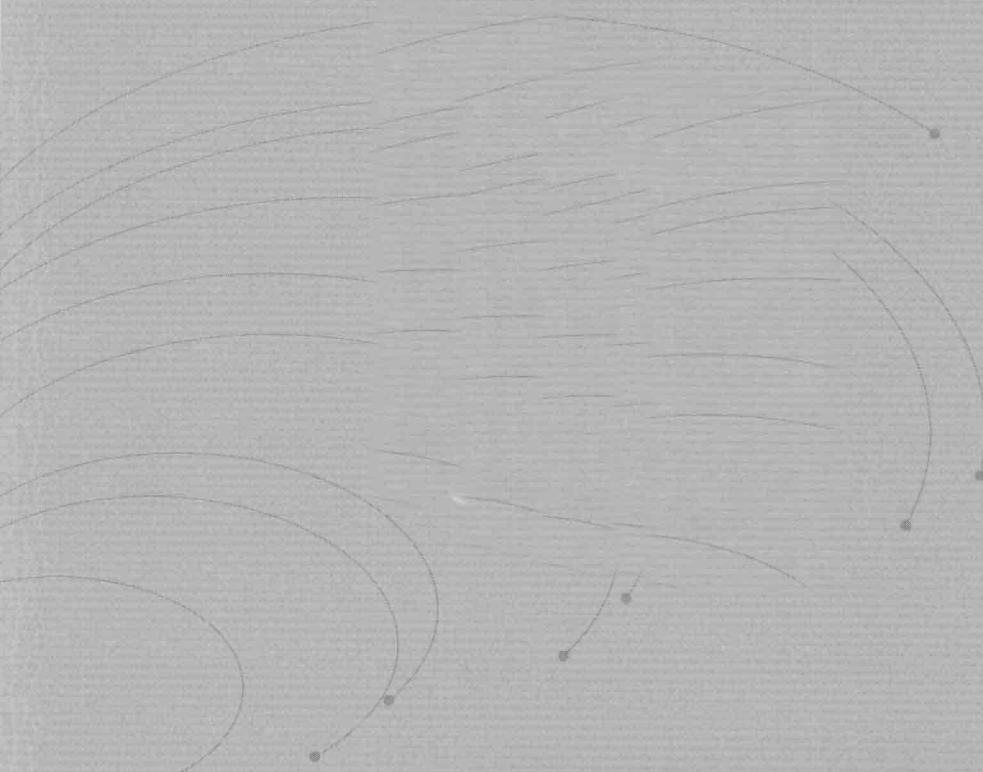
当代符号学译丛 主编：赵毅衡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

[美] 约翰·迪利 著

John Deely

周劲松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成 都 ·

当代符号学译丛

总 序

赵毅衡

符号学不是一门新学科，却是近 20 年来发展最迅速的人文社会学科。其原因倒是在学院之外：整个人类文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剧烈变化，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切在变，并给了它各种好好坏坏的称呼：“信息经济”、“超级现实”、“平坦地球”、“精神分裂时代”、“泛审美化”、“奇观时代”、“消费时代”、“消闲时代”、“娱乐至死时代”、“历史终结”、“流动现代”、“软件现代”，不一而足。每个称呼都很有道理，都有道理就说明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人类思维的习惯，是从现象纷纭背后寻找一种规律。偏偏在这个紧要的转变关头，我们苦于不理解这个时代，我们焦虑无法把握现象流，更无法窥看一眼可能的未来。

这就是当前符号学繁荣的背景：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意义的发生、传送、理解，是符号学的基础问题；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我认为我 20 年前在《文学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定义依然有用：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因此，符号学既然研究意义，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文化。

当前文化的一个总特点，就是符号活动出现了剧烈变化：数量上是符号淹没人类活动，品质上是符号杂出多元，价值上符号渐渐代替物质成为目的，社会上符号越来越成为权力杠杆。因此，对这个世界

的理解的焦虑，或许只有强调符号学这个社会文化研究的“公分母”，才有可能解决。这就是我们策划这套译丛的动机：让我们看看全世界一些最杰出的头脑，是如何从符号学角度考虑当代文化诸问题的。

为什么要看译著？不是说中国人无法独立对付这个课题，中国是世界符号学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先秦名学（墨子名辩论、道家意言说、儒家正名说、名家学说）已经深入研究符号学诸课题；佛教哲学（尤其是因明论与唯识宗）对符号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将让全世界符号学界倾听。目前全世界各大学有几十个符号学研究中心，有40多份刊物/网刊。中国在符号学研究上，落后于传统文化大国，也落后于瑞典、芬兰、丹麦、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印度等重视学术的欧亚国家。无论是为继承传统，还是为开发学术资源，中国没有理由落后。现在中国各大学纷纷开出符号学课程，本译丛或许能给老师和同学们打开一些思路。

然而，符号学面对的课题，是世界性的。这不是说符号学有“普世性”，而是说符号学研究本身就是跨越文化边界的，是高度比较的。格雷马斯曾经不无忧虑地建议，共通的表意模式，恐怕只能在比较“同质”的文化之间考虑。如果他看到今日全球青少年在打同一种电子游戏，玩类似的恋爱游戏，他做符号模式研究时，可能会放心得多。正是因为看到这样一个趋势，本译丛的编者译者同仁，才坚信这项工程有助于中国人理解世界、理解自身。

符号学—传媒学的理论涵盖面，超出了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围。文学、艺术学、美学、哲学、音乐学、信息论、认知科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商品经济研究、市场研究、城市规划、设计研究、计算机研究、游戏机设计、生态学、旅游研究、动漫研究等等门类，均有学者在应用符号学。他们的贡献，必然会丰富符号学理论。所以本译丛有意挑选多样主题、多方向内容。

身处正在巨变的文化中，往往当局者迷。符号学能帮助我们跳出细节，跳到庐山外，看到云遮雾盖后面的底蕴。莫泊桑经常到埃菲尔铁塔里喝咖啡，他与19世纪大多数巴黎人一样，极端讨厌这个竖在眼前的铁家伙，但是在整个巴黎，只有到埃菲尔铁塔里才看不到埃菲尔铁塔。巴尔特分析说这个塔绝对无用，是个不需要理由的空的存



在，然后才变成巴黎的意义所在。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我们愿意在远眺埃菲尔铁塔的地方，手握一本符号学坐下来，瞅着这个人类愚蠢的产物，看它在眼前变幻成文明之美的象征。然后在咖啡热腾腾的雾气中，嫣然一笑：原来变化并不神秘，是我们的解读让世界变成意义无穷，符号化就是我们的生存秘诀，更是淹没人类未来的洪峰。

（附注：本译丛受四川大学 985 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平台的支持。）

跨越一切界限

——中文版序言

符号学之名被赋予通过研究符号在我们世界中的活动而获得的知识，这样一种研究必然是从我们的经验开始。一旦我们着手考察这“符号之道”，便会有若干辗转曲折的际遇。

但是，有待考虑的主要问题也许是：为什么在漫长的文明和科学发展史中，符号研究如此晚近才登上前台？

诚然，我们都是动物，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和意识是从我们的感官开始的，因此并不让人奇怪，希腊哲学家中关于符号的最早记录是那种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然符号（natural sign）的东西——关于动物行踪的足印、警示风暴来临的乌云、告知起火的烟雾。对任何动物而言，人类也不例外，都需要在所处环境中发现丰富物资，发现安居之所，如此等等。

正是在此之中，我们发现了符号之路上许多让人惊讶的事情：眼睛看到，我们称为“色彩”的不同光线，向我们揭示出所处环境中的形状和行动之类；耳朵听到，各种声音向我们揭示出方位和距离，有发出威胁或值得欢欣的东西来临之类；既然已经如此，又何须涉及符号活动（semiosis）呢？这种“活动”位于一种三元关系之中，即在

其中，一个客体化的事物。譬如一个声音，导致了关于一种非其本身的东西的意识。譬如对一只正在运用感官的动物而言，这声音意味着声音来源的方位。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若非如此便会彼此独立的三种构成符号的元素得到统一，尽管我们对符号的最初观念，对于作为运用感官的动物的我们而言，在呈现中位于突前位置的并不是这种三元关系，而是关于“该事物”——声音、颜色，等等——的观念。^①

所以我们开始于符号作为多者中之一的“事物”这种观念，这种东西可以被看见、被指示、被听见、被指向，正是自然符号或希腊人口中之 *σημειον*。直到 17 世纪，才有一位哲学家提出了作为符号学基石的两个要点。

要点一^②：三元关系——（1）某特定的可感之物（声音、颜色等等）：一种特定的感觉使我们意识到的那一事物而非其他，并且因此而使得我们意识到那种感觉让我们所知的东西之外的任何东西）借之以使（2）共同感受之物（超出一种以上的感觉让我们意识到的我们所处物质环境的各种特征，诸如位置、运动等等）为（3）一个动物所知——是动物意识中关于符号活动的首要例证。须注意的是，它发生在动物意识的最初时刻。

要点二^③：三元关系这种决定性作用，在意识通过认识和概念的形成而得以拓展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效力；这些认识和概念把我们周遭的声音和形状阐释为有待索求（+）、有待规避（-）或可以安全忽略（0）的对象。对于这些概念和认识而言，它们是作为心理状态在我们心中的“精神再现”，不是符号而是——像声音和颜色一样——符号载体（sign-vehicles），它们把这种动物意识传递给非其自身的对象（即处于这些心理状态所致力建构的关系末端的对象）。这些对象（由于感觉）必定关涉物质环境，不过由它们所构成的客观世界或环境界，如下边将会讨论到的，绝不会化约为或等同于物质环

① http://www.youtube.com/view_play_list?p=E9651802BCDC14BF

② Poinso 1632: *Treatise on Signs* Book I, Question 3.

③ Poinso 1632: *Treatise on Signs* Book II, Question 2.

境。^① 因此，物质环境是通过感觉而得以揭示的，但现在却是用动物自身需求和欲望来进行阐释，与此同时，正是把（3）动物、（2）所指在（1）无论其是什么的载体（可感的特色的或心理的状态）这一基础上连接起来的三元关系本身，构成了正式意义上的、亦即作为三元关系之根本的符号；正是如此这般关系的复合——符号网络、符号载体和符号关系在符号活动螺旋上升中的联合——构成了动物的全部经验。

所以，严格说来，一个符号自身并不是可以被看见、被听见、被指示的东西，而更应该（最为本质地）是不可见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可见，但实际上通过（1）符号载体的工具性特征把（3）动物和（2）无论其为何的所指对象连接起来。这一符号载体——其本身是一种物质性结构而不仅仅是某种心理状态，的确是某种可以被看见（被听见，等等）和被指示的东西——正是通常人们口中所谓的符号，它为符号学分析提供了普遍性的起点，尽管现在，通过对此种分析的发掘，我们知道，我们起初指为符号的那种可见的或可触的东西，只不过“非直接地”或“派生性地”是符号，即因为它们向或为第三者——在最明显的情况下，^② 是一个动物、一个人，或者其他什么——再现某种非其自身的东西时占据着突前地位。

因此，非常自然的，古希腊人只从发生在自然界中的物质事件和对象来思考符号。希波的奥古斯丁（由于对希腊语的无知，他并不明了自己观念的新颖性）是系统而专门地拓展符号观念的第一人，他使符号囊括了所有物质对象和所有可觉察事件，而无论其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他的基础立场是，某种可觉察的东西（譬如语词、塑像、建

^① 符号活动操作中事物和对象之间的区别被证实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但这里只稍作提及。

^② 我的用词是“在最明显的情况下”，但在这里我要提到皮尔斯的说法（1908：81）。他说，首先或专门地就动物意识来谈及符号，是眼见让人们理解三元关系中第三项多么困难而给出的“一点甜头（a sop to Cerberus）”。皮尔斯称此第三项为“解释项”，它不一定是精神性的。因此可以看到，符号活动延伸超出了动物认知，进入了植物甚至物质性的自然界本身，对此我将在下文进行评述。在此须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正式地说，是皮尔斯关于符号关系中第三项不一定涉及认知能力的观点，而不是普安索关于三元关系构成符号存在这一更早时期的发现和论断——堪称皮尔斯的符号分析中一个真正原创性的举措，皮尔斯首次指示出符号学的完整边界。

筑等等)可能导致对某种其他东西的意识,这无关乎这个被觉察到的物质结构是自然之物还是文化之物。^①只是在很久之后,大概是13世纪,奥古斯丁的拉丁继承者们才认识到,使得非其本身的某种东西呈现出来,对于因符号存在而产生的行动来说,远比那个符号载体感官可觉察到的存在重要。^②于是他们引入了作为符号载体的心理状态这个观念(因为这类状态须在其“属于”或“关于”非其本身的其他事物条件下方能存在),却没有在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些心理状态——比被觉察到的物质对象不多也不少——之所以是符号,唯一的理由是因为那种三元关系,它们凭借这种三元关系才占据向或为此动物呈现非其自身所是的突前位置。

在英语世界中(以上个世纪以所谓“分析哲学家”为主体,他们擅长敏锐的语言分析,却对历史茫然无知),就三元关系之于符号活动的中心性渐渐得到人们的认识而论,这种认识要归功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皮尔斯是从现代哲学的拉丁前辈们那里获得其符号作为三元关系这一观念的(这些人中,唯有处于现代后期的皮尔斯得到了研究)。^③实际上,符号存在于三元关系之中而不是任何主观东西之中,无论这种东西是物质性的还是心理方面的,对此的决定性梳理和表述是约翰·普安索(1589—1644)于1632年在其著作《论符号》第一卷问题三(154/25—29)中做出的,他说:“如果认知能力被认为是一个以间接方式抵达的终端,那么表意和认知能力就是由单独的符号关系达成的,这种关系是符号真正的、正式的理由。”^④

这将我们带到了轻易跻身今天符号学发展中那些最为根本的观念之一,即前文之环境界或客观世界这一观念,这是通过谢伯克

① 有关此原符号学(protosemiotic)的完整描述,可参见 Deely 2009。有关对其所做的简要描述,则可参见 Deely 2006。

② Deely 2001b: Part II; Deely 2004b.

③ Beuchot and Deely 1995.

④ 皮尔斯与之相同地断言:“‘第三性’就是被认为构成符号存在模式的三元关系。”(Peirce CP 8.332)

(1920—2001) 在所谓“蹶行符号学家 (cryptosemiotician)”^① 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 (1864—1944)^② 的工作基础上引入符号学话语之中的。动物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这个世界首先是部分地（也仅仅是部分地）包括了动物自身存在之中的关于物质环境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独立于已知的存在的。客观世界开始于动物的感觉，并因为这种感觉而包括属于物质环境的某种东西。但是一旦“精神再现”或概念在认识（即超出和高于单纯的感觉）这一层面上进入，其所感觉的环境便被转化为一个意义世界，也就是说，一个由在符号关系网中将该对象呈现为+、-或0的有组织的对象构成的世界。因此托马斯·德·韦奥·卡耶坦 (1469—1534)，给予普安索重要影响的一位老师，关键性地以其观察——他认为，“按照物质存在来划分存在是一件事，按照已知对象来划分又是另外一件事”——而成为冯·尤克斯库尔环境观念的先声。^③

这进一步将我们带到了极具特色的人类认识特征之中，正是它把人类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即便就知识的来源和发展而言，人类认识和所有动物意识都同样地依赖于感觉。然而，尽管所有动物的意识都开始于感觉，随之把环境作为被感觉者转化为对特定物种的动物有意义的客观世界，然而其他动物的做法是，在这之后将关于这个经过了阐释的世界的意识重新回复到感觉，而这感觉，根据单个的专属于物种的兴趣和需要而非其他，由得以辨识、经过了欲力集中作用的物质对象构成。只有——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情况特别，我们发现，这种动物的意识还能进一步超越对物质对象的感觉，形成观念和客观特征，它们不仅不能化约为可感之物，而且毫不涉及物质材料，譬如地方政府的办公室职务、军队组织的军阶、宗教声音所起的作用，等等。^④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不同于自然的文化领域，这

① 谢伯克用这个词来称呼那些其著作被证实对符号学具有重要意义，却列在符号意识主流出现之前或被主流排斥在外的那些思想家。参看 Deely 2006 中相关讨论。

② 关于尤克斯库尔在符号学中的重要性，参看《符号学》杂志专刊：《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生物学和符号学的学科标杆》。

③ Cajetan 1507; in Part I, q. 1, art. 3. Poinçot 1632; Book I, Question 2, 149/42ff., Question 4, 187/29ff.; Book II, Question 5.

④ 参见 Deely 1982; Part II, 尤其是第 119 页之“图表 III”。

个领域要求，所有生活其间者均需要有能力和意识到不同于相关对象或事物的诸种关系，因为正是对关系的直接操作，构成了人类这种动物的社会世界中具有物种特色的符号活动的特别方面。任何动物都能看到芬兰赫尔辛基火车站外那座扬鞭策马的曼纳林塑像，^①但是只有人这一种动物能够深入到如此这般的关系之中，能够理解对曼纳林在其祖国历史中所起作用的语言阐释——或者能够通过这件事，理解俄罗斯和芬兰两国边界线在历史中所发生的变动。

所以我们便会理解——这正是我这篇序的标题所涵要义——社会交往的界线首先是由符号活动建构起来的，而这，在这些界线基础之上（但却从内部超越了这些界线^②），就人类而言，同样不下于前者的，又是由符号活动、文化界线以及差异建构起来的。因为人这种动物，通过他们在构建语言交流和知识认识方面对如此这般关系的操作，不仅用对象与动物本身之间的+、-、0关系来看待他们的客观世界，而且进一步更把这些对象看做具有自身特色的，即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具有主体和主体间性的构成，是同我们以+、-、0方式表现出的认识评价无关并独立于其外的。这，于是为人类这种动物——仅仅是人类这种动物——打开思路，使之科学地对事物在他们的（意即独立于我们的存在的）存在中所采取的那种方式进行考察，即使该种独立存在（譬如我们正醒悟到，气候变化正是投向物质环境中的技术副产品对大自然施压所产生的结果）可能并且常常被证实对我们人类这一物种有着未曾料到的后果。

在科学考察中，我们开始认识到大自然本身所独有的界线，正如在感官认识中我们开始意识到即使是在文化化（enculturated）的时候社会所独有的界线。但是，正是在符号学中，我们开始认识到社会和文化的界线，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对象，都是符号行为产生的结果；我们还开始认识到，这种行为，确切而论，在于编织事物的关系之网，而这些事物，它们首先被阐释为同我们自身相关的事物，只是在这之后，只是针对动物中人类这种动物，它们才同时和进一步地（即

① 曼纳林（1867—1951），芬兰战士和政治家，曾任芬兰总统。——译者注

② 这正是 Deely 1980 著作标题所涵要义。

在关于动物的兴趣和相互行为的诸种界线之上)在有限的独立于精神的存在(准确地说就是发展,我们之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星球的自然世界的控制和责任的无止境的拓展之路,因之才得以开辟,关于此点,可参看本书之第六章)这个核心意义上,被看做是由事物构成的。因此,在我们大学中进行研究的这个学科,不仅有来自所研究对象和事物的界线,而且也有来自它们得以受到研究的方式的界线。界线是符号活动的产物,而这种活动不仅建构了所有界线,而且跨越了或者至少(在认识中)有能力跨越所有界线,因为符号活动的操作所能及的范围是无限的。^①

尽管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所谈及的,仅仅是知识文化范畴中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和哲学学科的变革性影响这个专门问题,我却很愿意提请读者注意符号学在研究符号行为过程中所给予我们的全方位知识求索。因为符号行为在此地此刻对人类这种动物所施加的乃是一种未来的影响,过去的事件和当前的条件两者之间的关联因之而不断发生着变化。

现在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就好比如斯的一种发展,其中,不可预测的发展以被证实对未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方式改变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联。未来并非完全是由过去决定的,而且过去同现在之间的关联常常被未来的发展所改变,甚至是极大的改变,因而“过去”绝对没有彻底结束,现在也并非全然由过去决定。我怀疑,世界拥有一个影响和改变过去和现在之间关联的未来这样一种特殊性,正是符号活动最根本的“现实”。

所以,我为本书读者留下一个问题:如同我们尤其是从马丁·克拉蓬(1928—)的研究而开始知道的那样,难道就没有哪种符号行为不仅在动物世界中,而且在植物世界中,甚至是在先于并独立于这个世界的生命(但却塑造了使这生命最终可能和最后实现的诸种发展)的更为博大的世界本身之中发挥作用吗?难道就没有生物符号活动,没有处在生物符号活动内部、围绕生物符号活动而且先于生物符号活动的物质符号活动吗——世界本身正借之而方能在从其作为无生命和

^① 我曾竭力表明这尤其对后现代大学课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Deely 2010)。

无法维系生命的初始状态到我们从中发现自己作为生命物也包容其内的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符号行为吗？或许，今天科学中所表述的“以人为中心的原则（anthropic principle）”，不过仅仅是朝着只有符号分析才有可能充分阐明的方向的盲目摸索？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对符号活动有了充分认识，这足以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世界，按照谢伯克有名的说法，是一个彻底的符号性质的网络。整个科学，作为对客体化的批判性控制，是专属人类的对符号活动的拓展，它同时又依赖于绝非专属人类的、在人类这种动物中连贯起更为博大的自然整体的其他符号活动模态。对此，现代文化曾错误地以为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我们与之“了无牵挂”。

当我们考虑到，只有相关的对象和事物，而非关系本身，可以为感觉和感觉认识所达及，而在动物意识这个领域中，唯有人类认识有能力发觉符号载体和三元关系之间的关键区别，正是后者使对象化了的事物不仅被对象化，而且还使之成为一种表意载体（换言之，正是三元关系使载体成为载体，即成为能够传递非其自身的意指）。于是，我们就能够对马里坦的论点心领神会：尽管所有动物必然要使用符号才能生存，但唯有这种动物能够知道有符号这种东西的存在。^①既然来自于符号研究的知识被称为符号学，那么，符号学在知性文化范畴中的发展所开辟的道路，就不仅通往理解我们周遭世界的崭新认识，而且还名副其实地通往关于人类作为符号动物这一崭新定义。^②这种动物不仅依赖于符号的使用，而且能够发觉这种依赖究竟是在何处。通过符号学，我们能够发现，把我们同自然分开的是关于符号活动的认识，把我们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同自然连为整体的同样也是这种认识，即符号活动。进一步来看，同样是通过符号意识的发展，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明白，我们对于我们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有着一种新的维度，我们不仅是在我们之中行事，而且我们的行事对我们周遭的自

^① Maritain 1957: 53 & 55: “动物使用符号而不知道表意关系……它们使用符号——它们却不知道存在着符号这种东西。”马里坦把具有物种特色的人类认识的觉醒，看做是与关系实现其超主体性同步的。关系的这种超主体性并不同于事物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这正是符号学所极力捍卫的观点，马里坦的看法可谓该观点的“蹶行符号学家”版本。

^② Deely 2010a, Deely,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

然领域产生了冲击，而我们的福祉，并不亚于其他动物、植物，这一切终究是依赖于自然的。这种专属人类物种的关于我们道德责任的全方位认识，且称之为符号伦理学（semiotics）。^①

同物质符号活动一样，符号伦理学是符号之路上位于我们前方的新疆域，这种意识在我们的物种发展中来得如此之迟，确切而论，是因为符号活动是我们从一开始建构的所有关于物质世界意识的框架，然而它本身却不是物质性的，因此也就无法直接地被认识。只有通过反思我们对许多事物的认识，我们才会明白，人类这种动物“慢慢地”最终发觉，自己一直以来的符号能力或元符号活动（metasemiosis）^②，正是人类命运在这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的主要工具。

约翰·迪利

于芬兰赫尔辛基

2011年3月3日

^① 这个术语出自 Petrilli and Ponzio 2003，见 Deely 2010a：107-125 之跋，题为《符号动物的伦理内涵，或建立一门符号伦理学的必要》。Tarasti 2000 曾提出符号学的“伦理学转向（ethical turn）”，但符号伦理学这个术语则更为妥帖。

^② “元符号活动”（Petrilli 1998：8）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术语，要细致领会方可避免自相矛盾。参看 Deely 2008，2009，2012 详论符号意识建树的三卷本著述，在每卷开头的“基本原理”部分都有的“提示”，迪利指出：“符号学是元符号活动；但‘元符号活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念”，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混沌先生（Humpty-Dumpty）可堪一比。



目 录

跨越一切界限——中文版序言

第一部分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

第一章 该问题的状况

第二章 在哲学范畴之中界分现代性

第三章 为什么符号学不是现代的？

023 | 符号学比皮尔斯要多

037 | 关于人类的后现代定义

001

第四章 符号学如何将传统恢复为哲学

044 | 符号学的语言

047 | 符号：从拉丁文的*signum*到英文的sign

062 | “符号学”这个英语单词中的拉丁属性在哪里？

064 | 皮尔斯的特别购买权

第五章 经典的古代和符号学

第六章 展 望

- 072 | 作为实验室和风景的历史
075 | “双重认识下的符号学”
083 | 告 别

第二部分 外部世界的准谬误

- 087 | 第一节 非此非彼
087 | 第二节 后现代性的蛋
091 | 第三节 蛋孵化了
095 | 第四节 关于分界的争论
100 | 第五节 现实也是一个字眼
102 | 第六节 难以在生物学上做出
定论的塑形体系
104 | 第七节 目光转向 (*Blickwendung*):
后视镜中的一瞥
105 | 第八节 更新文档

第三部分 “符号学家”与“唯实论者”之间的对话

- 111 | 什么是符号?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

第一部分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